

清中叶浙江女词人研究

赵雪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博雅文丛

博雅文丛

清中叶浙江女词人研究

赵雪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中叶浙江女词人研究/赵雪沛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博雅文丛)

ISBN 978-7-02-012561-6

I. ①清… II. ①赵… III. ①女作家—词人—人物研究—浙江—清代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8797 号

责任编辑 徐文凯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92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25 插页 2
印 数 1—1500
版 次 201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561-6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清中叶浙江女性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10
第一节 浙江地区人文环境的化育推动之功	11
一、艺文鼎盛的传统与重视闺中教育的背景	11
二、士林的奖掖推动	20
第二节 读书与写作:才女的闺中寄托与生命追求	30
第三节 唱和交游的广泛	44
一、家内的唱和	45
二、家外的交游	50
第二章 清中叶浙江女性词的题材内容	59
第一节 闺中的清兴与游情旅思	59
一、闺中的清兴:茶香与书香	60
二、游情旅思:徜徉于山水之间	65
第二节 相思与哀愁	72
第三节 题画词中蕴涵的情感世界	78
第四节 人生与自我的感怀	87
第三章 清中叶浙江女性词的艺术特色	95
第一节 婉雅清新:传统风格的延续	96

第二节 变声别调	104
一、林下之风	105
二、清劲与疏放	110
三、雄奇悲壮	114
第三节 浙派美学思想在浙江女性词中的表现	116
第四节 从清中叶浙江女性词的创作看女性词特质	124
第四章 清中叶浙江女词人九家(上)	136
第一节 姐妹词人：孙云凤与孙云鹤	136
一、“有南唐北宋意理”的孙云凤词	136
二、有疏朗悠远之致的孙云鹤词	149
第二节 谈印梅与袁绶	160
一、以长调称胜的谈印梅词	160
二、家族文学女性的代表——袁绶	169
第三节 才名横溢、卓然大家的吴藻	179
一、婚姻不谐的幽恨与性别角色的苦闷	180
二、题画词与游览词	187
三、不名一家、奄有众妙的吴藻词	193
第五章 清中叶浙江女词人九家(下)	204
第一节 沈善宝与钱斐仲	204
一、沈善宝与《鸿雪楼词》	205
二、钱斐仲与《雨花庵诗馀》	218
第二节 关锳与《梦影楼词》	227
第三节 追踪浙派的赵我佩词	237
一、相思与题画：《碧桃仙馆词》的吟咏主题	238
二、徘徊于传统与新变之间的审美风格	245

目 录

参考文献	254
后记	259

绪 论

关于女性文学的研究,近年来呈现出逐渐升温的趋势,其中就清代女性词来看,也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果,像黄嫣梨《清代四大女词人》,杜芳琴编《贺双卿集》,张钧编《顾太清诗词》,张菊玲《旷代才女顾太清》等,在词人及作品的分析与文献的搜集整理方面都做出了相当的成绩。特别是邓红梅的《女性词史》,更对清代各个时期的重要女词人做了专章的深入探讨,不少论点堪称新警,为此后清代女性词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思路与线索。至于相关的论文,在数量上比从前有了很明显的增长,各家的切入点也不再局限于平面上的简单资料生平介绍,而是开始将女性词与时代背景、思潮相结合作综合深层的探析。但从总体上来说,此一领域的研究尚有大片空白需要填补,研究者的视野也有待进一步开拓。陈水云《20世纪的清代女性词研究》一文中曾作过这样的总结:“在20世纪的百年时间里,清代女性词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在徐灿、吴藻、贺双卿、顾太清等著名词人的研究上有了重大的收获,但在文献整理、词史描述和宏观研究方面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还有许多在创作上颇有特色的女词人未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有些很重要的女性创作群体也未能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这些将是21世纪清代女性词研究努力的方向。”^①

^① 陈水云:《20世纪的清代女性词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第1期。

如同陈文中所说的那样,清代女性词的研究如今还未形成真正的规模,特别是就词史的描述与宏观研究的层面而言,的确缺乏深入全面的探索。针对这样的现状,本书试图以清中叶浙江地区的女词人为研究对象,在广泛考察浙江一地的人文环境背景后,对此时期女词人的文学活动及创作热情作比较详细的描述与分析,并从整体的角度深入论述其词作的题材特点与艺术风格,力求准确地还原清中叶浙江女词人的生活与创作情况。在此基础上,又选取了九家有代表性的优秀女词人,对其人其词作专章探讨,希望能够借此凸显出当时女词人不俗的创作成就。

本书所说的清中叶,是大致界定于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上半叶鸦片战争之前大约一百四五十年的时间,此阶段是清王朝统治相对稳固的时期,雍正、乾隆两朝更被视为“盛世”。在这一个半世纪中,虽然也发生过白莲教、天理教起义,但在鸦片战争之前,总体政局尚属平稳。在此背景下,清中叶文坛继续保持繁荣的局面,与之相应,生活于此时期的女词人在创作方面也走向自明末清初第一个高峰后的真正鼎盛阶段,无论是参与创作的人数还是词作的质量和数量,都达到了女性词史上的最高水平。其中像孙云凤、孙云鹤、熊琏、庄盘珠、李佩金、孙荪意、谈印梅、贺双卿、顾春、吴藻等优秀女词人,更是在词的审美风格或思想内容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突破与进展。特别是在整体的写作技巧、艺术表现上,清中叶的女性词越来越趋于精秀渊雅,从中不难看出当时女性文艺修养及文学积淀的日益深厚,以及女性词发展已然走向真正成熟的良好趋势。

为清楚起见,本书所说的浙江地区,是指清代地理区域划分意义上的浙江。自明代首次设立了浙江省,其分界线至今变化很小,明代的浙江地区主要包括杭州、湖州、秀州(嘉兴)、越州

(绍兴)、明州(宁波)、台州(临海)、婺州(金华)、衢州、睦州(建德梅城)、温州和处州(丽水)十一个州,清代基本沿袭此一分界。

关于词体之特质,王国维《人间词话》有过精透的概括:“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①词自产生以来,便受到“诗庄词媚”这一观念的影响。宋人喜欢在诗中发表议论,展现才气学问,对现实政治与社会生活表示关注,虽然也有抒写个人意趣和描绘风物的作品,但论到一己私隐情感的叙写,他们往往选择的是词。从外在的形式上来说,词长短句的特点与音节抗坠、韵律转换使词体较诗体更多轻灵变化,更宜于表现摇曳迷离之境;词体之文小质轻则使其述情写意多回环曲折,复多纤约妍美之致;而词贵蕴藉比兴的特征又往往令人有寄意幽隐、旨趣深微的杳渺感受。因此,与境界开阔的诗相比,词更适于表达深微婉美、幽约芊绵的情思意境。缪钺先生曾说过:“诗之所言,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约者焉,诗体又不足以达,或勉强达之,而不能曲尽其妙,于是不得不别创新体,词遂肇兴。”^②叶嘉莹先生也说:“从形式上,词是比诗更多变化,更精微的,更纤巧的,更曲折的。”^③从此方面看,女子天性偏于细腻温婉,词体抒情蕴藉柔约的特质正应合其含蓄内敛的思致。并且,处于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在思想情感和生活环境两方面均无法拥有真正的自主与自由。长年闭锁于深闺有限的空间里,她们所观察到、体会到的外物与人生都相当有限,这注定了大多数情况下女子

① 王国维:《插图本人间词话》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81页。

② 缪钺:《论词》,《缪钺说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3页。

③ 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14页。

在文字中表现的只是闺中的风物与闺中的心境。而这些风物基本不离飞花絮影、篆烟雨丝，深掩的重门与重重的帘幕更带着阻绝隔离的意味。她们既无法像男性那样时常领略山川的阔远与天地之寥廓，所叙写的一切便深刻地打上闺阁的烙印。如此局促的生活环境也同时影响到女性原本就细腻敏感的天性，使她们在表达内心的情感时更加含蓄内敛，而极少放达超脱的意致。因此，对女子而言，词体较诗体更适合精微幽婉之情的抒写。毕竟，词自产生起已带着柔美的女性特质，女性借助词体述情造境，更贴近她们心灵与个性的本真，较之“男子而作闺音”的男性诸作，女子至少不必以代言者的身份与角度去揣测摹仿什么，因为，她所表达的，正是她真实的、自我的思绪与情感。

虽然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女性词并非完全隔绝独立于男性词坛以外，但与男性词相比，女性词依然有着属于自己的审美特征，那就是总体风格上重视“韵”的美学追求。所谓“韵”，是指清雅、淡远的意味之美，如方东树所言：“韵者，态度风致也。如对名花，其可爱处，必在形色之外。”^①明清两代，“韵”的地位虽时有升降，但未曾真正跌落，传至清代力主“神韵”的王士禛手中，又再次主宰了文坛。传统文学审美理念往往以“气”“韵”并举，“如果说‘气’的美是雄壮的美、热情的美、动态的美的话，那么‘韵’的美就是柔弱的美、淡泊的美、静态的美。”^②“在中国古代，凡提到阳刚之美者多重气，……凡提倡阴柔之美者多重

①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民国七年（1918）上海亚东图书馆铅印本。

② 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332页。

韵。”^①因此，赋性偏于柔静内敛的女性在进行词的创作时，自然会致力于“韵”的传达，而非“气”的展示，具体表现在词中，便是清雅与柔婉的风调。

以“清雅”而论，“清雅”是明清女词人一贯自觉追慕实践的艺术美感。早在明末，著名诗人钟惺就曾指出女性诗词中表现出来的“清”的特质：“……若乎古今名媛，则发乎情，根乎性，未尝拟作，亦不知派……惟清故也，清则慧……男子之巧，洵不及妇人矣。”^②“清”作为一种美的属性，包含着真率、自然与淡泊。钟惺在此格外强调其中“真”的特点，在他看来，女性虽大多闭处深闺，见闻有限，不知宗派亦不会刻意遵循某种美学风潮，却也因而保持了最为本真纯粹的性情感受。清代范端昂有云：“夫诗抒写性情者也，必须清丽之笔，而清莫清于香奁，丽莫丽于美女……”^③如此则性情与“清”之自然真率便成为相连相系的一体，女子一任性灵之真纯所作的诗词也因而散发着清美澹静的气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明清两代女性在整体的审美思想上明显倾向于清新淡泊的“林下风致”，无论是生活里还是创作中，她们都自觉地追求这种以“清”为特质的超逸淡远的美感，“有林下风”是当时嘉许才女气韵风度及其作品成就的重要评语之一，女性词也同样表现出如此清逸的风调。同时，与“清”相关，明清女词人在创作时十分注重述情造语的渊雅，即

① 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327页。

② [明]钟惺：《名媛诗归序》，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883页。

③ [清]范端昂：《奁渤海续补自序》，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05页。

使在词体不振、靡丽浅俗之风充斥词坛的明代,女性词也基本未受不良风气的影响,而呈现出雅洁清丽的美学风貌。从语言方面来看,她们摒弃了秾艳华丽,代之以工秀韶雅;从抒情造境来说,她们多以含蓄曲折之笔表现细腻微婉的情怀思致。自宋朝的李清照、朱淑真,到明清两代的众多女词人,在实际写作中对于“雅”的推崇与坚持可说是一以贯之的,而“清雅”作为一种共同的审美认知,既凸显了以抒写性情为本的真纯清新之美,又强调了情思意韵的蕴藉深婉,始终是女性词世代传承的可贵的美学追求。

另一方面,女性词的韵致美还表现在柔婉轻约的审美特征上。自古以来,“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①,柔顺婉弱仿佛应是女子与生俱来的品性。同时,男权社会的伦理纲常则要求女子必须以“从”“顺”为本:“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②没有经济权和话语权的女性在物质和精神双方面均无法获取独立与自由,除了被动地服从并接受“从人者”的心理与角色,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而女性这种婉顺柔驯的心态与词体一向贵婉曲重蕴藉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恰相拍合,因此女性词在清雅之外多以柔婉轻约取胜,而较少劲健伉壮之作。她们笔下的意象如细雨飞花、新月夕阳,以及篆烟灯影,都带着纤秀柔美的情致,而借助这些意象风物传写出的情思自然也予人以芊绵轻倩的感受。对明清的众多女词人来说,李清照和朱淑真一直是她们思慕追仿的对象,特别是易安词,其芬馨婉约处

① [汉]班昭:《女诫·敬慎第三》,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48页。

② 《礼记正义》卷二十六《郊特牲》,《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50页。

固然为后世才女称许心仪，然其神骏飞扬处却往往是他人难以企及的。毕竟，李清照不凡的天赋、学养识见与成长背景并非其他才女所能全部拥有的，这决定了女性词大都以柔美典雅见长，明末吴江沈宜修、叶纨纨、叶小鸾母女诸作即是当时最出色、最典型的代表之一。她们的词内有春花秋月式的感伤惆怅，也有因种种不平压抑而生的苦闷与哀愁，然而所有的情绪表达均未超越婉曲含蓄的美学范畴。明清两代曾出现了一些颇具气格、雄浑郁勃的女性词，其中徐灿、顾贞立、熊琏、沈善宝及吴藻等人的风格激越之作，尤可视为突破女性词审美传统的代表性篇什，但从总体看来，柔婉缠绵依然是女性词最主要的不变的审美依归。疏旷也好，雄劲也罢，都只是整个女性词乐章中的变声别调，清雅与柔婉才是真正的主音。这种重“韵”的审美追求始终贯穿着女性词史，未曾有本质上的改变。

古代女性文学的真正繁兴当属明清两代，此时期参与创作的女性人数及作品的数量之多堪称前代未有。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一书共收录四千馀位女作家，明清两朝就占了三千多家，并且其总体创作水准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升。题材上虽因生存环境及社会制度的限制而不曾有根本上的突破，但依然体现出努力拓展的倾向；至于艺术技巧方面，更显示了日益成熟的良好趋势。以词的创作为例，沈宜修、叶小鸾母女，徐灿、顾贞立、庄盘珠、吴藻、顾春等人的作品，无论是摹情写境或是艺术表现均称得上是不输须眉的佳什。女性对文学与写作的热情在此一阶段空前高涨，男性则从舆论到行动均给予了积极的奖掖和鼓励。如今日的研究者所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明清时代产生过更多的女诗人，仅仅在三百年间，就有两千多位出版过专集的女诗人，而当时的文人不但没对这些才女产生敌意，

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还是女性出版的主要资助者,而且竭尽心力,努力把女性作品经典化。”^①然而,与明清女性文学的繁荣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今日的各种《中国文学史》却完全将她们的名字与成就忽略掉了。“一直到最近几年,一般文学史只在不断地重复薛涛、李清照等唐宋女作家,却对明清女诗人采取了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②。不仅如此,一些研究者对于明清女性的文学成就也给予了相当低的、有失公正的评价。例如胡适就曾表示:“这三百年中女作家的人数虽多,但她们的成绩实在可怜得很。她们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毫无价值的。”^③胡明在谈到古代妇女文学时称:“生活内容的苍白枯乏决定了她们不痛不痒的闺阁况味,也决定了她们附风弄雅的审美趣味。”^④这些都是带着男性审美偏见的论断。在没有全面解读、深入探析女性文本的前提下,只凭浮面的印象与感觉便作出这样主观偏颇的评价,实际上只会令原本就容易被拥有话语权的男性主流文坛忽视的女性文学及女性文学研究陷入更加被动、更为不利的境地。在古代社会中,女子的天性、心理、生活环境、社会地位及阅历识见均与男子有着很大的分别,所以其文学创作也表现出与男性不同的题材内容和审美归趣。“闺阁气”是女性文学固有的主要特征,然而我们不能像古今许多男性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以此作为轻视贬低女性文学价值的贬义词。它应当成为一个客观的考

① 孙康宜:《文学经典的挑战》,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84页。

② 孙康宜:《文学经典的挑战》,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95页。

③ 胡适:《三百年间中的女作家:〈清闺秀艺文略序〉》,《胡适文存三集》卷八,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

④ 胡明:《关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张宏生、张雁编:《古代女诗人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94页。

察衡量女子文学创作的批评用语,还原它应有的审美意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无论女性词或其他女子文学作品,我们对它们的研究分析,始终应遵循着如下的原则,即刘思谦所说的:“女性文学及女性文学研究既无力为女性争得权利,也无力颠覆任何权力。女性文学就是女性文学,是她们对自我生存的体验与感悟,是她们的心灵之声和心路历程,女性文学研究首先是对这些发自她们血肉之躯的体验和声音的认真阅读和细心倾听。”^①而通过今日及以后越来越深入广泛的探析研究,能在将来的文学史上为失去声音的明清女性文学重新找到应有的位置,当是我们每一个研究者努力的目标与动力。

① 刘思谦:《关于中国女性文学》,《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

第一章 清中叶浙江女性 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江南自古山川秀丽，英才辈出，被视作天地灵气所钟之处，人文渊薮之地。明清易代虽令江南地区饱经战乱烽火，但随着清王朝政权的稳固，到了康熙年间，已日趋繁荣：“上下两江，旅舟商舶，络绎奔凑。菁华所萃，风气郁发。文章政绩，抱瑾怀瑜之士蜚声腾实，肩随踵接；仕宦科名，皆为诸省之冠。”^①明清两代，江南科举之盛甲于天下，“江南进士不但数量在全国独为翘楚，而且其科试名次在全国最为显赫……苏州状元之多，以致苏州人汪琬在词馆日，将状元夸为苏州‘土产’”。^②对此，清人也多有记载，《郎潜纪闻初笔》云：“康熙二年癸卯科江南乡试，同榜凡两鼎甲、五尚书、三大学士，得人最盛。”^③而江南一地之所以风流文物冠映古今，与经济的繁荣富庶直接有关。清代赵弘恩称当时江南“田赋当天下六之一，关税当天下十之七，盐课当天下五之三；生聚之繁，物产之富，甲于海内”^④。这样雄厚的经

① [清]余国柱：《江南通志·原序》，[清]赵弘恩等监修、黄之隽等编纂：《乾隆江南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扬州：广陵书社，2010年。

② 李康化：《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40页。

③ [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14页。

④ [清]赵弘恩：《江南通志序》，[清]赵弘恩等监修、黄之隽等编纂：《乾隆江南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扬州：广陵书社，2010年。

济基础,对江南社会文化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康熙南巡时作诗有“东南财富地,江左人文薮”句^①,即是对江南与人文繁盛状况的精确概括。

第一节 浙江地区人文环境的化育推动之功

一、艺文鼎盛的传统与重视闺中教育的背景

浙江作为江南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秉承了一贯的尚文传统。杭州、湖州、海宁等地在科考中均具有明显优势。江南地区家族性很强,不少望族世代科第不绝,清代浙江海宁之陈、查即以此名噪当时。据《郎潜纪闻初笔》,“康熙癸未,海宁陈氏匏庐宗伯邦彦、文勤相国世倌,同入翰林。时文简公元龙,最承宠眷,胪唱日,上临朝举手谓文简曰:‘大喜,汝家又添二翰林矣。’同列以为至荣”^②。《池北偶谈》则称:“顺治甲午,浙江熊钟陵读学主试一榜,状元及第者三人:乙未史大成,鄞人;甲辰严我斯,归安人;庚戌蔡启僔,德清人。”^③从经济上看,“浙江右联圻辅,左邻江右,南入闽关,遂达瓯越。嘉禾边海,东有鱼盐之饶;吴兴边湖,西有五湖之利,杭州其都会也。山川秀丽,人慧俗奢,米资于北,薪资于南,其地实啬而文侈。然而桑麻遍野,茧丝绵苧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④。因此,作为经济发达、人文荟萃

① [清]康熙:《示江南大小诸吏》,《苏州府志》卷首,乾隆十三年刊本。

② [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十一,《郎潜纪闻》,北京:中华书局,239页。

③ [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6页。

④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75页。